



平原纪

爪哇岛 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Pingyuan Ji

平原纪

爪哇岛 著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平原纪 / 爪哇岛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9.7

ISBN 978-7-5598-1736-5

I. ①平… II. ①爪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70786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(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: 530007)

开本: 787 mm × 1 092 mm 1/32

印张: 8.75 字数: 150 千字

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/ 向水而居 /

- 3 池塘碎影
- 8 水 湾
- 15 大 河
- 20 毛家湾
- 28 琵琶湾
- 36 河边菜园
- 42 辽阔水域
- 50 莲花池
- 58 卧剥莲蓬听秋声

/ 故里风物 /

- 63 大地上的村庄
- 68 村子里的风
- 72 露水闪
- 78 植物们
- 95 老槐树
- 100 水红的月亮
- 104 蚂 螂
- 108 黑巴虫
- 111 傻狗老虎

/ 乡村人物 /

- 119 鞭 王
124 八妮儿
128 药 王
132 琢磨王
136 醉鬼李
140 刘一刀
145 会飞的老马
149 白话王

/ 生活备忘录 /

- 157 瓦在民间
162 月亮地
168 阴 影
173 秋天的村庄
178 给麦子脱粒
184 秋天的金家洼
192 火车，火车
199 娘，是家里的明灯
204 我们听到了生长的声音
209 东张西望

/ 那些弥漫过来的忧伤 /

- 217 飞过一只大鸟
- 223 粮食的火焰
- 236 八四年的全家福
- 242 姥姥家
- 249 寻找失踪的小姨
- 253 寂寞的人在吵架
- 256 最后的人家
- 262 瞬间沧桑

- 270 后 记

向水而居

生于平原，长于平原，无山无水，就多了诸多的寂寞。好在，大片的名水没有，无名的水域却遍地皆是：水湾、河流、沟渠、池塘，甚至水洼，于平淡寂寞的日子里平添些许湿润、奇趣、灿烂和快乐。因为小，就珍贵，就清楚地记着，以便在浮躁、郁闷的时候能望梅止渴，把焦躁的心情逐渐平息下来，如同去一个明净的白日梦里走一遭，美好的日子，就能接着过下来。

/ 池塘碎影

村子里有了池塘，村里人就沾了灵气，丫头们看着水灵，活泼，黑小子们则滑溜溜的，显得十分精神。女人们有时间就爱到池塘边上聚齐，手里随便拿点东西，名义上是去洗衣服，实际上是那里人多，又有清凉的塘水可戏，还能把心里的闷气跟人唠出来，周身舒泰。所以，倘若你来村里，几乎随时可以看到村里人不管大人孩子，身上的衣服都干净整齐，让人疑心是城里人来村里走亲。

池塘不大，有几亩见方，但是塘边有歪柳俯倾，每日梳妆戏水，自得悠然。夏日里的晌午饭后，免不了有孩童站到歪柳上跳水：一个一个爬上去，尖叫一声，再一个一个跟下饺子一样跳下去，刺激，有趣。于是，跳跃、欢笑、尖叫，乐此不疲。不远处就是女人们的天下，女人们用搪瓷脸盆或

木盆到池塘边上盛了水，端上来，一件衣服就可以洗上半天。洗衣是下意识的，说话倒成了主要的工作，此时，你可以听到在孩童们的狂欢乱叫声中，女人们的叽叽喳喳、嘻嘻哈哈也流水一样地穿行其中。池塘的联欢要一直持续到下午四五点钟，暑气消了以后，有了凉风习习的感觉，人们才陆续地散去。

池塘的边缘渐下渐缓，有心人就依了坡势，用铁锹修出下水的台阶，又在入水的地方挖出深坑——这是人们用来取水的好去处。其余的地方则是平缓的，沙砾、小鱼儿清晰可见，有一种大头的小鱼儿最是讨三四岁的小孩儿喜欢：几乎透明的身子，布满和淤泥一样的颜色，它待在河床上不动，你就发现不了它，它一摇尾巴，哈，原来在这儿呢！用手一碰水面，它就迅速地消失了，一会儿看看没反应，它又动了。小孩可以跟它游戏很长时间，它傻呵呵的样子，和小孩一样的天真有趣。

傍晚时候，池塘就成了女人们的自由天下，胆大的女人晚上喜欢来这里洗澡，而习惯上，男人们都自觉地回避。女人们陆续结伙三五成群地来到这里，小心地走到水里，换衣洗澡，小声说话，警觉地注意着四方的动静，偶尔一条鱼撞到腿上，或者是一只蝉突然一声尖叫，都引来女人们惊恐的

尖叫，随即一切都恢复正常。女人们伏到水里，只露着一个脑袋，四处张望，只觉得周围一切都充满了神秘的光影。

池塘的对面，是浩瀚的芦荻地，春天孩子们都跑到那里提（音dī）菇荻，所谓菇荻，就是荻子长出来的幼芽，可以吃，嫩甜绵软，是孩子们美妙的零食。整个春天里，孩子们口袋里都装满了菇荻，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吃上几根。而到了夏天，半人多高的荻子，都长到水里来了，这个时候，就有蓝靛色的水鸟站到芦荻秆上荡秋千，叫声银亮，灌了水的柳哨一样，唧唧啾啾的，声音儿听得人浑身透凉爽快。有嘴巧的小媳妇就会说，这水鸟要是个丫头，肯定是个爱死个人的俊丫头。但这样的俊丫头很机灵，是根本捉不住的，甚至人都不能靠近它看个仔细。它个头轻巧，飞得很快，稍微有点动静，它一个转身，跟箭一样，“嗖”的一声，就射到芦荻丛里去了，很长时间也不出来……寂寞了，它就叫，你只能听见银亮的叫声，清脆悦耳，恼人心尖，却什么也看不见。

看见这么大的水面闲置着，就有聪明人承包了来养藕。夏天来的时候，密密的荷叶就高高低低地铺开了，水灵灵的荷花开了，有浓密的清香散发，直冲人的肺腑，跟一下子打开了肋巴骨一样敞亮。淘气的孩子就摘了荷叶戴到头上，很英武的样子。大人孩子还都是到这里来聚齐，乘凉说闲话。

只是小孩子们都不跳水了。但他们很快就又找了新的乐趣，那就是荷花开的时候，就把箭头一样尖角水红的荷花摘下来，插到家里的瓶子里，灌上水，可以闻香好几天，博得大人的夸赞。等荷花落了，还有莲蓬可以偷摘来吃。先用春天钩槐花的长长的竹竿（一端绑着铁丝钩子）把发黑的莲蓬钩下来，再慢慢地钩到岸边，把黑黑的莲蓬撕开，里面的莲子胖乎乎的，用刀子划开坚硬的外皮，就可以看到雪白的莲子了，像膨胀的花生。青春期的莲子吃起来有奶腥味，水气很重，味道犹如地瓜，但是熟透了的莲子坚硬无比，可以当弹弓的弹丸使用。沿中间的裂缝小心掰开，里面藏着一个绿芽，有经验的孩子知道，必须把这个绿芽掰掉，因为它苦得人掉舌头……掰掉了绿芽，两瓣雪白的莲子简直称得上香甜可口，而且可以马上吃，也可以藏到草堆里捂着，等到冬天炒着吃，味道更是甜美。

有了荷花，冬天孩子们虽然没了冰上滑冰的快乐，但多了挖藕的幸福。养藕的人挖完了藕，为了来年的丰收，允许孩子们来挖残留的藕根。孩子们就拿了铁锹，深深浅浅地挖藕。藕在黑色的淤泥里钻来钻去，碰到少水的地方，雪白的藕会憋得很粗短，一节连一节，里面的莲孔惹人怜爱；水多的地方，则又细又长。虽然收获少了些，但是跟捉迷藏一

样，充满了无比的新奇和神秘的新鲜感。

实际上，池塘最好的时光还是在夏天。夏天的池塘充满了美妙的旋律，有不甘寂寞的大鱼在水面上跳跃，有力的尾巴击打着水面，发出响亮的击水声，还有水鸟不绝的鸣奏，水红的月亮倒映在水中，天上人间，看得人发呆。更为绝妙的，是雨后的夜晚，无数的青蛙在水域里歌唱，高低起伏的咕呱声此起彼伏，让人嫉妒那里的晚会内容是如此的绝妙、丰富……惹人心动。

小小的池塘，就这样美妙了村里人的时光，也美丽了孩子们的童年。

/ 水湾

水湾就是一个大坑里盛满了水。因为久远，就成了固定的所在。在平原上，这些水湾，几乎村村都有一个，或大或小，或深或浅，或周正，或曲折，基本都是随意成形，而且，这水，常常与经过的河流或者水沟相连，就成了活水。大河里有水，水湾里才有涟漪。偶有水湾面积大，或者深广，就可以颠倒过来，干旱的时候能够倒流，庄稼用水就有了保证。但是水湾里补充的水，通常都是天上来的雨水或者流经的河沟水。

一般来说，讲究些的地方，还故意把人吃的水井打到水湾边上。一来，有河沟的活水不断补充，可以确保干旱年份水井不干枯；二来，因为有水井在，村里人，无论大人小孩，都会对水湾爱护有加，从而又确保了水湾的水干干净

净，一举两得，甚得村人的喜爱。

从记事起，村南的水湾就一直存在着。其形状类似一个横放的水梨，水梨把儿向西，与村西的南北河相通。水梨肥大，且有些向南弯曲，弯曲的地方长满了高大的芦苇，水梨尖上，则是高台，高台上就是水井，水甜，甘冽，我们叫甜水井。这是全村唯一的一口能吃的水井。水湾周围，都种满了柳树或者杜梨树。常年被水冲刷，柳树都向水面倾斜，且紫红色的根须都在水里漂着，懒惰的鱼虾常常在那里做窝。

水湾的岸分两级，靠水的一级，似乎是浅沟，有三四米宽，但是平坦，村人用水或者饮牛羊，很方便。还有一级，有多半人高，就是村里的道路。这似乎是个缓冲，小孩子或者牛羊不会一不注意就掉进水里。

夏日里，午后，村里的女人们都端了木头水盆来水湾北岸洗衣服。小孩子则在水边玩水。印象极深的，是水边清浅，有各种细小的沙粒，小鱼小虾在水边嬉戏。小孩子趴到边上，可以看免费的小戏。手痒了，可以用手去捉，那鱼虾呆头呆脑，常常被活捉了上岸，放到罐头瓶子里养上几日不死。水少的日子，七八岁的顽童就可以避了大人，去水里学狗刨、扎猛子——村里孩子们学玩水，最初，都是从这里开始的。记得有一回，胖头精赤着身子，在水边小心地走，结

果一滑，来了个“老头钻被窝”，平躺在水底，也不挣扎，却大睁着眼和嘴巴，眼神愣怔，吓傻了一样。我们大为好奇，居然连他的眼睫毛都看得一清二楚。

孩子们在夏日可以站到歪斜的柳树上玩跳水，水平不高的人，容易平着身子落下来，水能把肚皮拍得通红，开水烫了一样疼。遇到抽水浇地，水湾就要干了，全村人都去逮鱼。有一年，大家浑身泥水，拼命地追赶一条大鳊鱼，结果，追急了，这家伙三下两下就爬到水里的一棵小柳树上，所有的人神情大变，立刻一哄而散——原来是条水蛇——鳊鱼哪有会上树的？而看机器的帮爷爷，不下水凑热闹，只在边上，用铁锹撩了小虾上岸，居然捉过来在水里涮涮，放在嘴里生吃。我们目瞪口呆，他一脸享用：干净，好吃。

因为是老湾，水抽干了常常就有很多鱼，甚至有乌龟。但那时候很少有人吃这东西，给小孩子玩腻了就再丢回去。有一年，我包头的一个表弟，小学刚毕业，来乡下度假，正赶上水抽干了。看到村里人都集中到水里逮鱼，眼睛放光，马上和我弟弟用纱窗做了网，在泥水里兜鱼，浑身都是混浊的泥水。因为刚学会扎猛子，高兴了，就把渔网一丢，在齐腰深的浑水里来个底朝上，扎上一个。那天捞的鱼有一脸盆，晚上回家，天下大雨，我们在小屋子里用砖头搭了灶

火，在小铁锅里炖鱼。我其时刚看过一个炖鱼的秘方，就使劲地偷加白酒、醋，我的想法是能压住腥味。而表弟因为高兴，又是自己亲手抓来的鱼，这对于认为花生是树上长出来的他来说，放开胃口享用大餐是最大的渴望。一锅鱼，他连鱼带汤都不放过。结果，他还没有吃完，就开始傻笑，说话东一榔头西一棒槌，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，后来困得睁不开眼，起身去睡觉，看到他东倒西歪，母亲就纳闷：吃个鱼也能醉？有醉酒的，还有醉“鱼”的？我知道惹了祸，不敢声张，希望他能赶快睡去。没有想到，尚未到下半夜，他就开始上吐下泻地折腾起来，之后又睡。好在终于坚持到天明。此事在经过二十三年后，他还记忆犹新，说他的小命差点丢在我手上。我不禁大笑，说没出息就没出息，怎么能把账算到别人头上？他颌首赞同，说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鱼。我暗自发笑，自认为，天下厨师，估计没有谁敢像我那么疯狂地在鱼汤里下酒和醋。

后来村里出资，在水湾里种莲藕。夏日荷叶宽大，香味浓郁清冽。我们多是摘了荷叶，顶在头顶上，一来遮阳；二来，是顶风光的草帽；三来，这东西，天生的干净，一点也不沾水。我们用罐头瓶子从井里取了水，兜在荷叶里，那水就变了模样，在荷叶上晃来晃去，跟珍珠一样，晶莹、饱